論衡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Folio
PL 2716
.W24
v. 4

Ch'ung Wang
Lun heng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蟄而蛇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狠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四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

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星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

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温猶齊景
公信本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温天
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筳）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
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
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温則
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
而寒温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
寒温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
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
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
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
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

無端末平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鬱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鬱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沈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

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塪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寃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

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
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
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
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
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
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
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
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
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
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
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
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

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荊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

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頻留湛之兆也暘頻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說文曰

求山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
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沲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
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
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
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
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
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
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
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
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
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

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
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
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市之小安
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
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
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
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
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辦
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
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
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

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賈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
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
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
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爲雨而城反崩夫如是雩祭何以致
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
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畢星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
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
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

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

變夫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
之雖不耐煩而懇惻之意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病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之
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下鍼藥召醫和藥者惻痛懇懇
實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
豈其慣也實於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
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責民之釁啟亦必雩關政治之災無
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興政亂則災難兼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
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治守自也則外要而內改以復其敝無妄
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不常
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
物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
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
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
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
政無細非旱猶有[illegible]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
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徙修備
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
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

說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

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祀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酆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乎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

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詰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詰不聞甚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不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亂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者
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
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
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
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
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
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
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
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
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
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闕也水災與桑穀之變

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蚄為得其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內於塹埳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

類雨安肯爲尚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
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
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
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
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
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
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
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
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

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眞欲攻陽以絶其氣惡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癉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

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
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
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
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
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
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
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
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
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
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
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
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
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鐸彰事告急助
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
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
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
以爲攻之故攻因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
尊之難奚從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
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陽也陽氣實微故用物
微也投一寸之鍼佈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
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

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卻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
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
勝水之威卻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
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
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
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
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
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雜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
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
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
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

故譬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篍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眾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陽也陽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

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卻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憾以土勝水之威卻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握）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

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終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盤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無雲雨況爲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能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雞鳴而真雞鳴和之夫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

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眞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盂樽皆畫龍象眞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眞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

致貢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鈞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竝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

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郅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

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
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知武帝之心雖知士龍非眞
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
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
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
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
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眞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
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
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
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
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士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闘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群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

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卻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

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蜼蠼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蚤蝨閩虻皆食人人身彊大故

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
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
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
倮蟲毛蟲饑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
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
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
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
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
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
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
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鄙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
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
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
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且死鸜鵒來巢其
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鵩鳥集
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墮馬而
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鶘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
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鶘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
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
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
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
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

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

時至微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眾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

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伐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姦何則蟲無能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夫蟲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眾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溼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襞不懸有蟲

蝸疽螥螻蟣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溼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溼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鬧喋之蟲生如雲烟以蟲鬧喋准況衆蟲溫溼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日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

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麏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騏驎騏驎似麏而角武帝之驎亦如麏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麏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驎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

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
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
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
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
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
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騈脅張儀亦騈脅如
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
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
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
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
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
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

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
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
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
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
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
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
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
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
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
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
聖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
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

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

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鵒同也鸛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

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慤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於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蹠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

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烏附從審鳳皇如
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
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
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
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
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
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
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
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
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
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
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

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

亦生在地集於眾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
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
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騏驎
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
鵲毛奇羽殊出異眾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眾鳥殊種類也
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
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
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叟生舜舜
禹鯀瞽叟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
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
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

高五尺所從生之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
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
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山頂之溪不
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
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
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
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
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
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
氣和眾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
為魚鱉蝦蟆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
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為騏驎鵠為

鳳凰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
鬬也晉之二卿熊羆之子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
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
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
云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
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
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
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則形同聲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
案魯之獲驎云有麏而角言有麏者色如麏也麏色有常若烏
色有常案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
色赤如似麏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
麏麏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驎者若麏

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麇不言色者麇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麇故言有麇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麇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麇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麇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準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麇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

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宣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鵲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

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元和章利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眞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眞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

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六終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於世是鳥
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
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
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
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為聖王至
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
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驎審為聖王見則
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
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
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春
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

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
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
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
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
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
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
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徼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
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
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
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

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
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
驎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
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
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
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
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
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
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
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
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
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

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
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
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
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
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
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
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
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
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
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
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
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

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君夫白
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
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
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傳曰高宗祭成
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
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
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
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
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
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
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

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烏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烏集舍發書占之云服烏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烏雖殊其占不異夫鳳皇之來與野烏之巢服烏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烏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傅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烏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

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遇遭而蔭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

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姿肯不求
賤賣貧姿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
事而爲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
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
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
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
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
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
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搖持以當疾風
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
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

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蓂莢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歷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歷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逢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

祐也使蓂生於堂上人君坐戸牖閒望察蓂生以知日數臣詔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戸牖之閒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歷日於扆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

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

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皐陶觟𧣾也儒者說云觟𧣾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𧣾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𧣾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𧣾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皐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𧣾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𧣾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𧣾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尙父

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鮭䚦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鮭䚦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曰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

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和氣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

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溼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

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則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憒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

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准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

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

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
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
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
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
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
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
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
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
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
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
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
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

微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

賞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二十七終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

欲於物無所求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
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
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
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
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
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
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
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
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
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
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

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淸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

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

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穀）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眞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

爲之化其不可以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以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一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

天地之性可謂感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

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嚬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渲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敎敎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為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為譴告夫人道臣亦

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猶瞽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瞽色人不能爲瞽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

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
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
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
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愼恐懼之意
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
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
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
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
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

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

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徙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並至乎秦始皇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

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平師曠奏白雪之
曲雷電下擊鼓淸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
於白雪淸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
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
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
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
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
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
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
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

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
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
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
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
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
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
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
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
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
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
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
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

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祀邑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一有平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

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
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益禮大夫之
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
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
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
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
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
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
曾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
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
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

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哀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

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

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

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

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効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氣為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

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荻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
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
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
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
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
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
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
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
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
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
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
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
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
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
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
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
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
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
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
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
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
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
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

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虞之教薄故教以忠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瑯邪兒子

明歲敗之時兒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兒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兒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兒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

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
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
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
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
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
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
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
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
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
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

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

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凰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終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巳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

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凰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采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凰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凰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

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凰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凰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凰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凰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凰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

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凰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凰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

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
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凰
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
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
孝明時雖無鳳凰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
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
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
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
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
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
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
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

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遊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埳坷為平均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

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啟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

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巨山以起高淵洿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負乘位爲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

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始旦
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
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
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脂燭以人事論取殷
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親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
旗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
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臨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
恰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
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
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
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
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

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讐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凰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凰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凰五至騏驎神雀甘

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年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

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諸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舃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嬴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省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

氏興楚王謀議孝明日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
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傅懇書市畀誹謗聖政今上悔思犯貪
爵士惡其人者憎其屋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負嗣祀
陰氏二王帝孫也但竊王侯與管蔡同釁滅嗣二王立後闓
巳襄矣隱彊異姓也尊寵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
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僭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
之統非聖王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
陰氏無損於義而獨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
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
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
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
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

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廟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刼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

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與事衆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

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鐏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把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

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也莖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竝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噉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凰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凰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

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凰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尙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維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竝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

二三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十九終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Folio
PL2716
.W24
v.4